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法尔哈德和希琳

[乌兹别克斯坦] 阿里舍尔·纳沃伊 / 著 吴国璋 / 译



Farhad and Shirin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Farhad and Shirin

法尔哈德和希琳



[乌兹别克斯坦]阿里舍尔·纳沃伊 著
吴国璋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尔哈德和希琳 / (乌兹) 纳沃伊著 ; 吴国璋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9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60-7046-2

I. ①法… II. ①纳… ②吴… III. ①叙事诗—乌兹
别克斯坦—中世纪 IV. ①I36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95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执行策划: 罗磊戈
责任编辑: 郑秋清 王铮锺
特邀编辑: 程清华 刘 静
技术编辑: 凌春梅 陈诗泳
统 筹: 黎 萍
装帧设计: 陈必琴 封面绘画: 陈建威
插图绘画: 戴晓明 等 排版制作: 陈 玲
策 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法尔哈德和希琳 Fa'erhade he Xili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8.125 2 插页 11 插图
字 数	134,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 027-68754966-227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祿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韩忠华 潘庆龄

安海洋 陈琳 刘瑛

文佳 李松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一、关于作者

纳沃伊是中亚细亚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是公元 15 世纪乌兹别克的伟大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在乌兹别克文学史上，他具有重大意义，是乌兹别克古典文学的奠基人。

1441 年 2 月 9 日阿里舍尔·纳沃伊诞生于赫拉特（伊朗伊儿汗王国帖木儿京城，我国古籍中称哈烈）。他父亲是帖木儿王朝的一位官员，曾管理过萨布泽瓦耳城（今伊朗）。他们的家曾是艺术人士交往的中心。沙哈鲁（1377—1447，1397 年起为霍拉桑的统治者，1409 年起为帖木儿王朝的统治者）死后，在连年内讧中，纳沃伊的父亲被迫逃亡，还是孩子的阿里舍尔跟随着他，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勤奋地就读于当时学术文化中心赫拉特、马什哈德和撒马尔罕的一些最好的教学机构。15 岁便享有盛名。当赫拉特重又恢复了平静，纳沃伊便急忙回到了故乡。1469 年苏丹胡先·拜卡尔（帖木儿曾孙，纳沃

伊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登上王位。庆典期间,纳沃伊献上了一首庄严的颂诗。苏丹把诗人列入自己的内侍,并任他为官廷的掌玺大臣。1471年苏丹定都赫拉特,使赫拉特成为与原先的撒马尔罕不相上下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心。1472年纳沃伊因对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被任命为首相,并获得埃米尔封号^①(米尔·阿里舍尔即由此而来)。而此后苏丹本人便不理朝政,耽于饮酒作乐,治理国家的重任主要落到了纳沃伊的肩上。

纳沃伊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给学者、艺术家、音乐家、诗人、书法家以帮助,用自己的财产修路、造桥、挖渠、建造供商旅休憩的驿舍,开办学校、书法院和艺术装裱所。按他的指示,由著名书法家苏丹·阿里·麦什特和他的学生完成的赫拉特的手抄本在中近东都十分有名。这些手抄本还都配有由著名的波斯细密画家、赫拉特细密画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比塞特(1455—1535?)画的插图。他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力,揭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昏暗和反动,崇尚自由思想,歌颂人格自由。他尽力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压迫。由于官吏的专横而引起人民不满时,在苏丹面前他尽力捍卫人民,使对事件的处理有利于人民。这一切导致了他同官廷集团的冲突。其实,这个集团对一个不属于世袭贵族的人治理国家早就无法容忍。他们对纳沃伊掀起了种种卑鄙的污蔑中伤。1476年,诗人辞去首相职务,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事业。他与全面继承并弘扬中世纪波斯-塔吉克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杰出诗人阿卜杜勒·贾米(1414—1492)开始交友。从而使纳沃伊的学养遍及伊斯兰哲学的整个领域。纳沃伊高度地评价贾米,承认他是自己的精神导师,称自己是他的门生,永远是他的仆人。

纳沃伊尽管离了职,但他留在京城仍令官廷的奴仆们不安。他们懂得,辞职后的纳沃伊仍然是可怕的,他的作品在民间传播

① 一译艾米尔,有“亲王”、“王子”、“领袖”、“首领”、“司令官”、“首长”等不同含义,通常泛指穆斯林国家的高级官职。

可能动摇贵族本来就不高的威信。由于敌人的阴谋，1487年纳沃伊被任命为一个偏僻的阿斯特拉巴特省的地方官，实则是被变相流放了。由于纳沃伊在各个不同阶层的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尊敬，敌人才不敢采取更极端的方式。纳沃伊在新地方重又投入了紧张的活动，但故乡赫拉特呼唤着他，他热爱这个城市，那里有他的朋友，他敬爱的诗人，他的导师贾米。他力求得到回去的准许，但遭到了拒绝。敌人企图毒死他，希望彻底摆脱他。谋杀未能得逞。1488年，被激怒的纳沃伊自己回到了赫拉特。这次他获准留在了京城。但在故乡的这些年，他过得并不轻松。1492年，他的忠诚朋友贾米逝世。1499年，他的弟弟被敌人借故处死。纳沃伊此时想永久地离开故乡，借口要到麦加朝圣，但未成功。1500年，苏丹和儿子发生不和。苏丹不得不离开首都，率军去反对自己的继承人。于是管理赫拉特的任务重又落到了纳沃伊的肩上，他再次被任命为首相。12月，苏丹胡先调解好所有事后返回赫拉特，纳沃伊率众出迎。殊不知他在拜见苏丹时俯下身子后就再也未能站立起来。1501年1月3日纳沃伊在诞生地赫拉特去世，葬于赫拉特大清真寺附近。全城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纳沃伊的文学遗产是巨大而多样的：近30部诗集、长诗、散文和科学论文集，全面地揭示了15世纪中亚细亚的精神生活。纳沃伊用法尔西文（波斯文）和突厥文进行创作。在用本族突厥文写作时他才称自己是纳沃伊（纳沃伊一词含有“和谐”和“悦耳”之意，表达了诗人热爱自己民族、国家的思想情操），用波斯文写作时则使用法尼这个笔名。1498—1499年，纳沃伊将自己用突厥文写的抒情诗汇编成四本集子：《童年怪事》（17—20岁期间写的诗）、《青年珍品》（20—35岁期间写的诗）、《中年奇事》（35—45岁期间写的诗）和《老年训言》（45—60岁期间写的诗）。他将这四本集子总称为《思想宝库》，共收录近4.7万行诗，包括各种各样抒情体裁的诗作：卡舍达（颂歌）、加辛里（抒情诗）、吉他（抒情短诗）、鲁拜诗（四行诗）、图尤格（突厥语

古典文学抒情诗)等等,以纳沃伊最爱的一种体裁加宰里为最多,超过2600首。这些诗表现出惊人的完整性,其中寓有哲理思考、自然美景、清新而富有诗意的形象,而且都富有音乐性。纳沃伊创作的顶峰是他用突厥文写下的《五诗集》,它由五部长诗组成:《正直者的不安》(1483)、《蕾莉和梅季依》(1484)、《法尔哈德和希琳》(1484)、《七行星》(1484)和《伊斯坎德尔墙》(1485),共5.3万余行,是乌兹别克民族文学中最光辉的杰作,也是世界少有的巨型叙事诗。《五诗集》是按东方的固有传统仿效阿塞拜疆大诗人伊利亚斯·尼查米(1140—1203)和来自德里的印度波斯语诗人爱弥尔·库思老(1253—1325)用波斯文各自创作的《五诗集》而创作的。各部长诗采用了两位前辈作品的一些情节和某些形式特点,但对主题和情节,纳沃伊都作了全新的思想和艺术的诠释,对形象和事件也作了全新的诠释。所以,与其说是仿效,不如说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创造。纳沃伊的其他作品还有反映他对文学研究的《精选文集》(1491—1492)和他暮年创作的另一部长诗《鸟语》(1499),以及哲学、醒世论文《心之所钟》(1500)。《心之所钟》是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论述人类社会的最佳制度,是纳沃伊毕生观察和思考的总结,是对统治者该怎样治理国家和在社会、家庭、日常生活中该怎样作为的训导。这一切均是用极其简洁的警句的形式表达的,其基本思想是谴责“残暴的、不学无术的和荒淫无耻的帝王”,力图确立以正义的统治者为首的施行仁政的中央集权的政权。这是诗人整个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的创作激情源自他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源自他同封建专制的斗争,为争取确立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权利的斗争。纳沃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亚细亚和近东各族人民的文学的多个世纪的艺术经验。他用突厥文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囊括了他同时代文学创作中主要的一些体裁和题材。他以自己的创作证明了本族的突厥文就其丰富的表达力来说,不仅不逊于盛行于从地中海岸到恒河的广大地区五个多世纪的波斯文,而且还能

为诗歌展开十分诱人的光辉前景。纳沃伊的创作是东方古典诗歌的珍贵硕果,对中亚细亚及其邻近地区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维吾尔族的优秀古典诗人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1770—1848)创作的《爱情长诗集》中有一集就是《帕尔哈德与希琳》(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该集第一章的题记中就这样写道:“这首诗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艾里西艾尔(即纳沃伊)曾经很完整地讲述过帕尔哈德的遭遇,我的诗是这样短,如果您想要知道帕尔哈德更多的遭遇,就请读那瓦依的那首也叫《帕尔哈德与希琳》的长诗吧!”直至今日,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还认为法尔哈德是中国(新疆)王子。在南疆库车(古龟兹国旧址)附近有一个千佛洞(即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内柏孜克里克千佛洞,1982年3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洞前的山谷和河流,相传就是由法尔哈德亲手凿成的。显而易见,纳沃伊的不朽之作最生动有力地见证了中乌两大民族之间早就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

纳沃伊的光辉形象,他的诗歌的艺术力量,自然引起了东方学家们的很大兴趣,于是产生了一个科学研究的特殊领域——纳沃伊学。

二、关于《法尔哈德和希琳》

“唱和”是当时中亚细亚地区广为流行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一种独特的传统风格。其基本任务在于:诗人选取一个自己前辈的创作题材,保留主要人物的名字和展开情节的某些预先约定的因素来展开故事,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的这些或那些活动的论述以及各种事件的联系方面,诗人则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似乎是一种向先辈俊彦的挑战。创作《五诗集》,纳沃伊并非偶然地为自己挑选了最伟大的东方诗人之一尼查米作为自己的对手。追随尼查米,他仿佛想强调指出,他不怕同尼查米较量,用自己的本族语也能够达到尼查米用波斯语达到的那些成果。而在这方面,长诗《法尔哈德和希琳》是最有代表性的。它同尼查米的《库思老和希琳》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长诗在结构内容上的改变则达到了这种程度,若不是主要人物的名字相

符，便不可能马上发现存在于这两部作品间的联系。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将要读到的这部长诗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在以往中亚文学中尤其在尼查米的长诗《库思老和希琳》中出现的情况。希琳的名字在拜占庭、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编年史中都有提及，毋庸置疑她是一位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关于希琳和她的丈夫——伊朗伊斯兰教化前的最后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库思老·巴尔维兹二世（公元590年登基，628年被杀）——在7世纪时已形成了整整一系列传说。在波斯诗圣菲尔多西（940—1020）著名史诗《王书》（又译《列王纪》）中最早将希琳的这一爱情传说辟为专章，形诸吟咏，尽管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功不可没。至少在10世纪时，库思老和希琳的故事的主要框架已有了较为完整的形式。可在菲尔多西笔下，虽然提到了库思老之子希鲁约，但对法尔哈德还什么都没有说。

尼查米的长诗《库思老和希琳》写于1181年。在形式方面尼查米也继承了他的前辈建立的传统，但他不落窠臼，在内容方面完全是新的。尼查米并不追求以丰富的情节、场面的迅速转换和勇士的种种奇遇来吸引读者。他的长诗的重点是表现自己的人物的心灵斗争。长诗主要刻画了三个人物：希琳、库思老，还有一个就是法尔哈德。法尔哈德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的引入，是尼查米勇于创新的结果，值得大书特书。然而长诗的核心人物是希琳。在中世纪伊斯兰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根深蒂固，尼查米这一独特的构思，很有胆识，也是不易做到的。围绕希琳尼查米展开了复杂的心理描写：库思老和法尔哈德都爱希琳。一个是王权的体现者，英俊勇敢，熟谙骑士的所有游戏，然而轻佻、反复无常、优柔寡断，更迷恋于过荒唐的生活，他就是库思老。库思老的爱是自私的，他首先寻求的是享乐，达到目的之后便会忘掉所有热情的誓言并去寻找新的爱情奇遇。另一个则是普通的手艺人，身怀绝技，任何障碍对他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双手富有神奇的力量，使他能击碎坚硬的花岗岩并利用天然的山崖建造奇妙无比的屋宇和雕像。他的爱同库思老的爱完全相反。他爱，他献

出自己的所有力量，而一点也不要求什么。痛苦而灼热的爱情对他来说已是最高的奖赏。法尔哈德是劳动的化身，仿佛是一个表现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巨大雕像。他技艺高超，英勇无畏，独立自主，正直高尚，光明磊落。如果说第一种类型的爱情使人麻木失去意志，使人卑劣的话，那么，第二种类型的爱情正好相反，将人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促使他去建功立业，促使他个性的全面发展。在著名的库思老同法尔哈德关于爱情的争论中，尼查米揭示了法尔哈德心灵的惊人的纯洁。这一争论是世界诗歌中的杰作。这一争论以石匠完全的道德胜利而告终。读者很快就明白希琳将心献给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但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尼查米心理分析的巨大技巧和深刻性。他表现出有这样一些妇女，当她们爱上一个人后，看到的已不再是他本人，而是由她们自己塑造的一个理想形象。希琳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即尽管一次又一次受到凌辱和委屈，她仍未失去将库思老提高到自己的水平，重新教育他，使他接近她在心中塑造的理想的希望。希琳逐渐赢得了胜利。在希琳的影响下，库思老逐渐摆脱了他从宫廷环境中继承下来的种种缺陷，努力成为一个国家当之无愧的统治者。库思老和希琳的这样一些相互关系，也说明了希琳对法尔哈德的关系。希琳知道法尔哈德的爱，看到他成了她的牺牲品（法尔哈德死于库思老的诡诈）。她哭法尔哈德，由衷地怜惜他。如果希琳离开库思老而投入法尔哈德的怀抱，那么她可能会获得巨大幸福，但此时的她已不是那么纯洁忠贞的希琳了，已不是一个以自己天性的完整性而至今仍能令我们迷恋的希琳了。尼查米成功地创造了法尔哈德这一形象以后，法尔哈德与希琳就成了纯真爱情的象征。后来，波斯大诗人萨迪（1184？—1292）在一首抒情诗里曾经评论了尼查米长诗中的这三个人物，他的见解确实是很精辟的：

“我深深地爱你，但不忍和你成婚，

不夺朋友之志，才爱得深沉。

库思老期望希琳的是朝夕之欢，

法尔哈德力劈比斯通山，才是配谈爱的人。”

而纳沃伊的这部长诗，其结构、其内容又完全是另辟蹊径，独具一格。我们不妨先读一下纳沃伊长诗中“序诗”与“对长诗的一点说明”，看来这是充分理解长诗《法尔哈德和希琳》的一把钥匙。读后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诗人纳沃伊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气魄，而且还富有创新与赶超的意识。他写这部卷帙浩繁的长诗，无疑具有挑战性。他谦恭有礼，称尼查米为“真正的大象”，印度波斯语诗人库思老是“印度斯坦的象”，此外，还有他的导师贾米是“巨象”，不言而喻，他们全是高不可攀的诗歌大师。他在诗中这么写道：

“尽管诗人们至今只承认
仅有这样一种叙述模式，

但每一位诗人都给诗歌这根银线
精巧地镶嵌了那么多的稀世奇珍，

我阅读时心情无不异常激动，
对他们的每行诗都热泪盈眶。

我岂敢同他们较量争胜——
我只是让故事改弦易辙。”^①

纳沃伊写得多好！“我只是让故事改弦易辙。”改弦易辙这四个字，实际上就成了他要在长诗中进行大胆创新的纲领。通常中世纪东方诗人将优美的话语或诗句比喻为“珍珠”、“宝石”、“玛

① 着重号是笔者所加，以下同。

瑙”等等。但纳沃伊却反其道行之，就这么写道：他的长诗

“里面既不是珍珠，也不是宝石，
而是燧石！它粗糙，但更加坚实。

尽管红宝石看起来像团火，
可人们还得敲燧石来取火。”

纳沃伊要求自己写的长诗字字像燧石，实际上就是火种，诗人一边要用它去点燃纯真爱情之火，一边也要用它去焚烧一切暴政、邪恶，使之化成灰烬。接下来，他对自己的长诗提出十分明确而又具体的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写道：

“但愿你的诗歌音韵铿锵，
思想细腻，故事引人入胜，

然而诗人，请好好领会远古时代的年鉴，
好好领会老一辈人讲述的故事和传说。

也许你还能发现一个宝藏，
一个为先辈们忽略的宝藏。

请把这一宝藏献给人民，
让你无愧于人民的热爱。

这些事人民自己早已吟咏过，
缘何还要原模原样献给他们？”

概括地说，纳沃伊就是要求“故事引人入胜”，说明他非常懂得叙事诗在艺术上的魅力。事实上，他写的长诗不像前辈们那

样枝蔓繁多，结构松散，恰好相反，倒是主题突出，人物鲜明，以法尔哈德与希琳爱恋为主线，情节跌宕起伏，但又环环紧扣，仿佛一气呵成似的。纳沃伊还认为，新发现的“宝藏”就要“献给人民”。但是因为宝藏里头“这些事人民自己早已吟咏过”，诗人觉得万万不可“原模原样”，换言之，还是老一套“献给人民”。最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最能体现诗人创新与赶超意识的四行掷地有声的诗句：

“跟在别人马后赶马，
既无快乐，又无荣光。

在那不是你头一个赶到的草地上，
你怎么能采集到最最美丽的鲜花？”

是啊，诗苑里“最最美丽的鲜花”，不消说，就是“头一个赶到的”大诗人纳沃伊“采集到”的。他不仅在序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且有鸿篇巨制佐证，他手捧着“最最美丽的鲜花”——他的不朽之作《法尔哈德和希琳》——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乌兹别克人民，献给了全世界人民。在纳沃伊的这部长诗里最主要的人物是法尔哈德。在尼查米的长诗中法尔哈德只不过是插曲性的陪衬人物，因此，有关他的身世教养在诗中都是空白。纳沃伊则吸取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创作了整整一部传奇小说。不同于尼查米的长诗，这里的法尔哈德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匠，而是印度波斯语大诗人爱弥尔·库思老长诗中明确指明的那样，是中国一位大汗的儿子，王位继承人。于是便有了神秘的宝匣，有了寻找古代哲人的充满奇遇的远征，有了同恶龙的战斗、同不祥的魔鬼阿赫里曼的厮杀。长诗生动而详尽地描绘了法尔哈德的身世教养和外部环境。除了有童话王子所具有的那些高尚性格外，纳沃伊还赋予他这样一些特点：对人类的各种本领的热爱，对亲自了解所有技艺的奥秘的渴望；对人民的热爱，对减轻

人民痛苦、不使人民遭受暴力的追求。在长诗中爱情的情节也是以另一种样子描述的。这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的激情，而是一种占据整个身心的情感，使得法尔哈德同东方的另一个最令人喜爱的英雄梅季依相似。如果说尼查米的《库思老和希琳》是鼓舞人去建立功勋的妇女的爱情的颂歌，那么《法尔哈德和希琳》移动了重心，把法尔哈德的无私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爱情人格化提到了首位。纳沃伊成功地塑造了法尔哈德这个崇尚爱情、自由、人的无限才能和热爱人民的叛逆型王子人物典型。这在中世纪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认为是诗人创新的最大成功之处。在纳沃伊笔下，希琳已经不具有在尼查米笔下所指定给她的那样大的作用了。她爱的不是库思老，而是法尔哈德。这个热烈地恋爱着的姑娘忠实于自己的意中人，为了他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对她的描绘仅限于此。而库思老，如果说尼查米在自己的长诗中将希琳表现为种种积极因素的体现者，而将大部分消极作用归在库思老身上要有很大勇气的话，那么，纳沃伊需要更大的勇气。在他笔下，库思老的形象更是彻底变了——他成了一个丧尽天良、凶残的暴君。纳沃伊什么地方也没有说他的年龄，但很清楚，他决不是尼查米笔下那个神话般的英俊少年，而是个渐近老境之人，是个不择手段地力求实现自己的任性要求的人。为了自己刁钻古怪的念头，他什么都准备干，可以心安理得地使血流成河，毫不动摇地背信弃义。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如夏布尔的形象也大大地改变了。在尼查米笔下，他尽管是法尔哈德的小学同学，但他首先是库思老的爪牙，而且是库思老和希琳之间的牵线人。在纳沃伊笔下，夏布尔只同法尔哈德有联系，是他的朋友，在困难时刻帮助他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的朋友。法尔哈德同他之间的忠诚友谊，在长诗中占有不少篇幅。最后，长诗中对神奇的自然景象的描绘，对船队远航及海上风暴的刻画，也都以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勇敢气概而令人惊叹不已。

而贯注这部长诗的思想内涵也更丰富了。可以说整部长诗是一首宏伟的爱的颂歌。首先它是各族人民是兄弟的爱的颂歌——

长诗的三个主要人物法尔哈德、希琳、夏布尔属于三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即使是来自中国的法尔哈德，都是穆斯林。但要知道，在中世纪和随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穆斯林各族那里，对于他们的同一信仰者，如果他是“外来人”，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部族的人，也是深怀敌意，充满了不信任和蔑视的。可在纳沃伊的长诗中，对“外来人”的敌意和蔑视不见了，而是充满了各族人民间兄弟般的爱。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从这部长诗中也可以充分感受到纳沃伊对中国的理解和热爱之情。长诗的主人公是位来自中国的王子。而在对爱的追寻中法尔哈德和他的父王到过许多国家，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长诗最后一章更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情谊与国家友好和平繁荣发展的珍惜和热烈向往。自然，它更是一首神圣爱情的颂歌。法尔哈德和希琳的爱情，正如诗中希琳所言：

“这样的爱情之所以十分强烈，
并非一时淫欲，而因心心相印。”

这是一种充满弃绝私利，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神圣之爱。正因为如此，才能如长诗中圣哲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

“世界将遗忘所有勇士，
遗忘恺撒、大汗和帝王，

但各族人民在歌颂爱情时，
对法尔哈德将会一再颂唱！”

长诗还歌颂了对种种艺术、技艺、知识的热爱和尊重。长诗中这方面的描绘可谓比比皆是，与对爱情的描绘歌颂不相上下。须知，这种对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热爱尊重，对知识和种种技艺的孜孜以求的探索发现，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的

突出特点之一。此外，读者从长诗中还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和诗中主人公对贫苦人民的关注和热爱，对人间的真挚友情的热烈赞颂。对此，诗人往往是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他曾经说过，文学是“把被压迫者从受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可以说长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假如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具有宏伟庄严的气魄，常把崇高的理想，和谐协调的布局同概括深刻、生动鲜明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些特点的话，那么，这些特点在东方诗人纳沃伊这部长诗中是体现得十分充分的，而且是和自己的民族特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正由于这样，《法尔哈德和希琳》是纳沃伊长诗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最令读者心醉神迷的不朽之作，也早已被译成全部欧洲语言，可谓流传深远。丰富的情节、令人惊叹的多种多样的画面、整齐匀称的结构和法尔哈德迷人的形象——凡此种种，使这部篇幅甚大的长诗直至今日依然令人爱不释手，从阅读中获得极大艺术享受。

关于本书译者，吴国璋先生是我的老同事，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秘书长，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40多年来一直在高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著述译作很多，自不待言。一般来说，翻译古代东方经典史诗，往往被不少译家视为畏途。而吴先生在深入钻研纳沃伊诗艺之后，并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驾轻就熟地将巨型长诗译成中文，而且译得又是如此清新、流畅，富有韵味。该译作在今日译坛上实在是令人可喜的精品，由此也足见吴先生深厚的学养与功力。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翻译家
潘庆舲

2014年6月